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六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张宏杰 赵聪敏 / 译 蔡 坚 / 译校



散文作品
1910年—195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六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张宏杰 赵聪敏 / 译 蔡 坚 / 译校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散文作品
1910年—195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 - 2006 - 32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6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6卷/ (美) 伯克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张宏杰, 赵聪敏译, 蔡坚译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11-836-2

I. 剑…

II. ①伯…②张…③赵…

III. ①文学史—美国②散文—文学史—美国—1910 - 1950

IV. I7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128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6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 -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758 千字

印 张 42.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6卷

散文

1910—1950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涉及美国文学所有分支里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泛范围进行了探讨，并且涵盖了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30年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既代表了世代学术成就之间的分歧，也代表了学术成就之间的连续性。鸿篇巨制的叙述文字使本书与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其对美国文学史的探讨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文字的背景，但这种声音也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趣多样性特点并驾齐驱。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文学各个时期的不同流派进行了广泛地跨学科描述。美国文学资料得以拓展的部分原因是以往被忽略的文本最近被发掘出来，另一个原因是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的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增加。《剑桥美国文学史》里所体现的多层面学术研究和批评研究探索的就是这些多重性——社会、文化、理智和审美的多重性——并展示了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比先前的叙述更加丰富的权威观念。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丰富多彩，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主编寄语

首先，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对这个项目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雷·赖安先生热心的帮助以及伊坦·伯科维奇和苏珊·米兹卢奇给予我的个人及学术上的支持。此外，我还要对美国文化研究新生代学者中杰出的一员乔纳森·福特斯丘表示感谢，他负责编写了大事年表和参考文献，并撰写了序言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内容，概括总结了这卷各章节之间的联系。

萨克文·伯科维奇

美国现代小说文化史

我要感谢莱斯大学对我的研究所做的支持，否则这部分内容将无法成稿；我还要感谢埃默里大学的支持，否则我无法着手撰写此部分内容。

与我共同编写《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史》的几个学者中，我特别要感谢那些编写的内容涉及本书覆盖的文学时期的散文作品的作家，他们是：丹尼尔·亚伦、昆廷·安德生、詹姆斯·M. 考克斯、唐纳德·M. 卡蒂甘纳、唐纳·麦奎德、伊莱恩·肖沃尔特、温蒂·斯坦纳、罗伯特·斯戴普托、琳达·瓦格纳和迈克尔·伍德。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还要感谢编写《哈珀美国文学史》的同事，他们是罗伯特·阿特万、玛莎·班塔、查斯汀·卡普兰、唐纳·麦奎德、罗伯特·斯戴普托、西西莉亚·蒂琪和海伦·万德勒。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

最初我把部分内容呈现给哈佛大学时，许多人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是丹尼尔·亚伦、弗兰克·兰特利奇、约翰·T. 马修斯、维尔纳·索洛斯和罗伯特·斯戴普托。后来，查尔斯·奥提里和凯洛琳·波特读了部分手稿。我很感谢二人的帮助和鼓励。萨克文·伯科维奇从始至终给了我



多建议和鼓励，对此我感激不尽。

感谢莱斯大学的特丽·马尼斯特里在我完成本部分内容的最后阶段所给予我的专业性的帮助。

最后，我要对我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表示谢意。在我写这本书时，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包括那些现在已经过世的人。他们是：我的父母——肯尼斯·克鲁斯·明特（1889—1948）和弗朗斯·亨尼西·明特（1892—1948）；我的几个姐妹——玛丽·弗朗西丝·莱特（1917—1967）、伊丽莎白·明特·怀特（1919—1999）和安娜·明特·弗罗门（1922—1998）。而对妻子夏洛琳我更是感激不尽。她从始至终与我讨论我撰写的这部分内容。我们一起把它献给我们的孩子——克里斯托夫和弗朗西丝，以表达我们的祝福、感激和爱。

戴维·明特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

感谢我的母亲伊丽莎白·迈耶斯·扎法尔·黑文斯。她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出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并很快定居纽约。

在我着手写这部分内容、然后修改以及最终成稿期间，许多人帮助了我。首先，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他是良师益友，也是同事。他说服我承担撰写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这部分内容的艰巨任务；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多少达到了他的学术标准。另一位一直激励我的人 是维尔纳·索洛斯，他通过自己的例证、建议和鼓励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如果没有苏珊·海斯·布塞帮助我研究，这部分内容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成稿；马特·卡利门也在最后时刻倾力相助。阿黛尔·塔奇勒和雷伊·里金斯不断地安慰我。很多在华盛顿大学从事英文研究、非洲研究和美国黑人研究的教师一直包容着我这个有时心绪纷乱的同事。我的丈夫比尔·保罗和儿子内森给了我无尽的爱。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我也许很早就放弃了。毋庸置疑，文中出现的错误肯定是我犯的。但我很高兴能与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分享此文的成功。

拉菲亚·扎法尔

ix

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

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让我参与编写《剑桥美国文学史》，他非常有耐心，一直鼓励我，提出对我很有帮助的意见。本文最后阶段得到美国人文



基金会一位高级研究员的帮助。我要感谢杰西·马茨，他读了几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曾在哈佛大学英语系的教工研讨会上用开始的几章做了讲座，受益匪浅。我还想感谢布雷达·奥基夫，杰西卡·胡克对我的研究所做的帮助，以及在最后阶段帮助我的埃里卡·米切尔斯泰因——他最后校对了整个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马奎斯·雷德帮助我整理了大事记；弗朗塞斯卡·佩乔西尼帮我处理一些零星的事务并帮我复核了出处。十多年来在哈佛大学教授“种族划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门课程帮助我形成了在书中展开的论点，我要感谢教授这门课的研究生，也要感谢上这门课的本科生，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论文。我还从别的课上学生们写的文章中得到帮助。此外，我要说明我最初对来自隔离营的日裔美国人的报纸的兴趣是被凯琳·关口同学1977年在哥伦比亚学院写的一篇学期论文《一个美国移民后裔身份的感知》所激发的。

我着重描写了对美国1910年至1950年的移民文学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些作品，而不是“全面覆盖”，否则对目前这部分内容来说是个非常庞杂的目标。文中虽然偶尔“概括”一下情节，但始终是以散文作品的代表性的单句或某些段落为重点的。本文从头至尾对视觉艺术上类似的发展做了分析，而反复关注的事物都为了举例说明以电车这类交通工具的发展和精心挑选的世俗化的范例为代表的现代性。

维尔纳·索洛斯

大事年表

x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使教授、学习和研究文学和历史成为乐趣，特别要感谢提姆·麦卡锡、尼尔·多兰和查尔斯·鲁贝托。我还要感谢亚当·魏斯曼，感谢他提出的睿智的、与别人相反的、真挚的建议。在我成为学者的道路上，萨克文·伯科维奇是最重要的人，他一直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感谢在我编纂大事年表时他对我的帮助，尤其感谢他与我共同合著前言。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感谢她一直以来陪伴在我身边支持我。

乔纳森·福蒂斯丘

xi 本卷《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戴维·明特所撰写的部分曾以《美国小说文化史，1890年—1940年：从亨利·詹姆斯到威廉·福克纳》为名出版。

序 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 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

xiii



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 20 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和这些遗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上——“美国文学”，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启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综述，



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力；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30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特殊的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民族志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里在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的时期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Sacvan Bercovitch) 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上述优点。本卷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本与环境背景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关系的集中关注。三位作者——戴维·明特 (David Minter)、拉菲亚·扎法尔 (Rafia Zafa) 和维尔纳·索洛斯 (Werner Sollors) ——展示了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技术革新如何影响并体现了美国美学现代主义的发生和出现。同时他们证明了美学现代主义如何促进了现代美国的形成。宽泛地来看，他们的叙述展示了破碎和分离的体验对于这个时期的作家是何等至关重要。在所有情形中，记叙都以美国小城镇节奏缓慢、稳定、典型的始终如一的生活的解体为开端，进入到现代性带来的震惊中：数百万移民生机勃勃而又令人不安地汇入美国；美国内地自南方到北方、自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一个充满兴奋和刺激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汽车、飞机、收音机和电影院意味着在交流和表现形式的各个领域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作者们把所有这些和文学发展联系起来。他们详尽地陈述了现代主义者的形式主义革新如何固存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反之则代表了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对于拥有自决权的个体的民族主义怀旧情绪，另一方面对于约束个人力量的自然力量、社会因素和家庭史的广泛认可——这种认可部分地通过诸如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影响而体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住了为维护一个民主美学的政治诺言而作出的令人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失望的努力。

xvii

第六卷文学史覆盖了20世纪前半叶散文写作的整个范畴。戴维·明特提供了从一战前抒情年代的繁盛光景到战后迷惘的一代的幻灭，直至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泥潭而使左翼势力得以巩固的这一阶段的美国小说文化史。拉菲亚·扎法尔讲述的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故事。她描述出的这个时期令人诧异的创造力和活力不仅仅是美国文学现代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而且是对那时国家发生的巨大转变来说或许是最易感知的借喻。维尔纳·索洛斯把他的叙述放置在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背景下，利用了知识界和艺术界与多数人相反的观点。他所讲述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现代主义既缓慢又勉强但最终欣然接受，以及伴随而来的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这个国家同化的故事。

戴维·明特对美国小说的谈论围绕着文化上的不协调进行。他讲述的历史是插曲式的，把文本和事件看做是处在冲突中的文化的相互表达来进行分析。无论他的主题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品风格的讽刺形式、芝加哥被构建成美国有代表性的城市、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语言游戏、立足消费者的资本主义策略、爵士时代的享乐主义，还是从道义上为证明经济腐朽和崩溃作出的努力，他都展示了他所谈论的作家如何把握住了现代美国生活中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他从文化上揭露的是一个不完善社会的网络，其统一和不断的更新有赖于（所拥有）不确定的通常是痛苦的记忆，以及内部相互冲突的价值。他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的描绘包括上流社会技法考究的小说、发生在穷街陋巷里的冷漠强硬小说、对正在消逝的农村生活带有朦胧恋旧情怀的讲述。他也对从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和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到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些重要的小说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明特的解释和理解把文本和语景融为一体，同时阐明了现代美国文学的成就和现代性在美国的动态与发展。

即使粗略扫视一眼大事年表，我们也能看出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学的核心地位。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民的想象力随着非洲裔美国人口一起转移北上。拉菲亚·扎法尔叙述了这一运动如何从自觉的机智谋略、政治



xviii 动机和社会运作机制中衍生出来，她的讲述使得这一形象更加丰满复杂。扎法尔追溯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源起到主要思想家和政治领导者的创作（如 W. E. B. 杜波伊斯 [W. F. B. Du Bois]、马尔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和 阿兰·洛克 [Alain Locke]），然后描绘了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此运动的旺盛创造力（其中有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ston]、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和 内勒·拉森 [Nella Larsen]），道出了为了把艺术表现和社会赋权过程、民族赋权过程结合起来作出的不懈努力。她的故事引述了一战后发生的急剧的历史变化。当时一系列种族危机——黑人退伍士兵回到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索求他们的权利，受尽欺凌的佃农逃离歉收、败落的农业地区，南方日益加强种族隔离法律的实施——使黑人知识分子和黑人艺术家更加坚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扎法尔指出，与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相反，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北上构成了“新黑人”这样一种高傲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凭借着其所具有的几种姿态，对美国人的精神和想象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公众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维尔纳·索洛斯叙述的一个主题。对他来说，早期公众主流对立体主义和爵士乐的诋毁，对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查禁，以及威廉·鲁道夫·赫斯特进行的反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运动，是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现实主义”和“民主现代主义”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的例证。事实上，索洛斯阐明了对操控什么可以称之为艺术与什么人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公众斗争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展示出这些关系的中心是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种族问题”，因而他的分析围绕着这个时期的族裔作家进行。他们操着流利的“外语”，对国际思潮心安从容，从事着把美国重新想象成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工作。他叙述的前半部分以普遍盛行的种族的不容异说为背景，把多种多样的文学—文化主题集中到了一起：例如，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Three Lives*）里族裔人物的泰然自若和进行的形式实验，玛丽·安婷（Mary Antin）的《福地》（*The Promised Land*）里移民声称具有真正美国人的身份，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里不饰雕琢的现代话语风格和让·图默（Jean Toomer）的《甘蔗》（*Cane*）里试图把非洲人的经历重新融入对“美国人”的定义中。索洛斯从亨利·罗斯（Henry Roth）的《称它为睡眠》（*Call It Sleep*）里找到了族裔现代主义里所有这些因素的一种融和，而后又转入彼得罗·迪多纳托（Pietro di Donata）、杰尔·曼琼（Jerre Mangione）和其他很多人作品里截然不同、争议纷呈的解决方案和抵制模式。

索洛斯的叙述遵从现代主义经历的四个阶段：从 1910 年到一战的世界性



和实验性阶段；20 世纪的自我和通俗阶段；尾随经济大萧条而至的现实主义和社会虔诚；而后是伴随二战和冷战所提出的作为反对极权的“民主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最后的这个阶段，索洛斯论证说，包含着一种对现代主义历史的大规模修订，这种修订否定或淡化了它的一些主要方面：它的边缘性，它的虚无主义倾向，它的反动因素和法西斯主义因素。它导致了关于美国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生活互相发展的故事的戏剧性结局，这种结局总以三种叙述形式重复出现。

xix

乔纳森·福蒂斯丘 (Jonathan Fortescue)
萨克文·伯科维奇